古今治平畧

古今治平畧卷之十七

豫章

弟[illegible]美父訂

仁和門人何　介石公父較

考課篇

三代考課

考課之法尚矣自唐虞以來未之能廢也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因羣后來朝而考之也又曰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此因黎獻時舉

而考之也既而立爲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之定法其親敷言明考爲尤詳是以前黜陟而去四凶天下至於咸服後黜陟而分三苗庶績至於咸熙三代以來世守玆道夏則遒人徇以木鐸其不共者邦有常刑商則三風十愆制官刑以儆於有位至周而法尤詳備今考其太宰之所掌有八法以治官府有六計以弊羣吏而一曰官屬二曰官職三曰官聯四曰官常五曰官成六曰官法七曰官刑八曰官計則官府無不恪之職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

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則羣吏無不服之功至冢宰則凡歲終受百官府之會而詔王廢置三歲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小宰則凡月終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宰夫則考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以考其治内史掌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以逆會計蓋百官之廢置權之重者太宰必以詔王而勢無所分故其致事之法常汲汲於一歲之終羣吏之誅賞權之輕者大宰得以自

行而體不宜屑故其計治之法常徐徐於三歲之後又以羣吏之治非可一切聽其悠悠於是日必有成則日考之也宰夫受之月必有要則月考之也宰夫令之而小宰受之歲必有會則歲考之也小宰贊之而太宰受之三歲必有計則通三歲考之也冢宰贊之而王親受之蓋小宰贊太宰者也月終則以敘受要歲終則贊會致事一歲而月月考焉宰夫次小宰者也歲終則令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一歲而旬旬考焉不特此爾在酒正則日入

其成月入其要歲終則會是詳於會酒也在司會則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是詳於會財也此一歲而旬有考也在宮正月終則會稍食歲終則會行事是詳於宮府之宿衛也在宮伯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序是詳於士庶子之宿衛也此一歲而月有考也有以歲終而考之者大司徒則令教官正治致事小司徒則令羣吏正會致事考屬官之治成而誅賞鄉師考鄉治詔廢置鄉大夫令鄉吏會政致事州長會州政黨正會黨政族師會政致事

遂大夫會政致事此所以考其政事也太府會貨賄出入外府會小用職幣會其出司裘會皮事掌皮會財齎泉府會出入納其餘此所以考其財用也膳夫會膳庖人會禽醫師稽醫制食內宰會內人稍食與絲典枲會其物此所以考其服食也司寇令計獄弊訟士師令正會要方士省獄法而誅賞此所以考其訟獄也舍人之計其政賦稅之事其事占人之計其占是無所不考也蓋有官則必有事有事則必有之人與官不相違功與法不相悖則皆之賞之其官罰

然其人則不然其法則然其功則不然則廢之誅之故冢宰既總提其綱而六官又自考其屬百官又各考於一職之所統而司會又從而逆之以周知四國之治凡夫蒞一職者莫不考於其一職之長既考於一職之官而後考於一官之長既考於一官之長始盡考於司會而後逆於冢宰是以各考其屬於下則寡而難欺總提其綱於上則簡而易見而又合考於司會則精詳而遍察有以防其隱蔽故當其時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天子則齋戒而受諫焉大樂正

大司寇司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冢宰則齋戒而受質焉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則齋戒而受質焉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則齋戒而受質焉誠重之至也夫周人考課之嚴如此然豈遽行其法而遂責其效也哉其本末源流固自有次第非汲汲焉於朝夕之頃者蓋月成曰要雖不廢於日計而會計之大則必遲遲於一歲三歲之終中間微密之嚴必勤勤於正月正歲之始蓋太宰張其紀綱於上而六卿羣

吏相與理其條目於下。法之所在。固已彰彰於人之耳目不可蔽也。先王於此必謂夫人之情常以久而懈怠。法之意常以久而玩弛。是以每歲輒申明之。在太宰則正月始和挾日而後斂。在小宰則正歲帥治官之屬觀治象之法而懼之以大刑。在宰夫則正歲以法警戒羣吏令修宮中之職事而勸之以良能以至大司徒正歲帥屬觀教。而鄉大夫州長黨正亦致而讀焉。大司寇正歲帥屬觀刑。而士師亦憲而禁令焉。凡經國之大綱爲治之條目燁燁然常有日新之

意奉行之吏聯事合治之人欣欣然常有日新之功有奮發而無懈怠有勑正而無玩弛能否畢見賢不肖無所隱至是而考績之法始可以行小而予奪大而生殺始可以各當其情也此所以考績於三年黜陟以三考在唐虞之法不妨寛而廢罷以歲終誅賞以三歲在成周之法不嫌密何哉蓋唐虞官簡而事亦簡則考之之法固宜寛成周官繁而事亦繁則考之之法固宜密此其所以不同歟雖然成周所以考之之法皆以廉爲本此所以德行敷吏治之本也是

以要會之上無非治道之得其中者然則後世欲行
成周考課之法當以六計爲首

兩漢考課

漢法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舉殿最郡守辟除令長得自課第刺史得課郡國守相而丞相御史得雜考郡國之計書天子則受丞相之要以史考之王尊為郡決曹太守察尊廉補監官長焦延壽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是令長之職多郡守自辟置也令長於歲盡計戶口墾田穀錢盜賊之數上計郡國課功效故茂陵令蕭育為漆令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以為左右言是令長之職守相得自課第

也刺史廵行所部郡國考殿最歲詣京師奏事是刺史得課守相也谷永薦薛宣曰左馮翊宣考課功績尚在兩府則御史得雜考郡國明矣丙吉曰殺傷横道京兆尹職當禁止歲早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觀其課殿最之言則丞相雜考郡國之計書明矣觀奏行賞罰之言則天子受丞相之要又明矣又其課吏皆務事而考韓延壽在東郡斷獄爲天下要此刑獄課也尹翁歸守右扶風盜賊課常爲三輔最此盜賊課也倪寬爲内史租稅不入當免後民爭輸

租而更以最此租稅課也十式爲成皋令將漕最此
漕運課也陳立爲天水太守勸農桑爲天下最此農
桑課也他如戶口墾田錢穀莫不有課可謂嚴密矣
及至宣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勵精爲治五日
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
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於子
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
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
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是

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已而詔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僞自增加蒙顯賞其後俗吏多爲虛名云黃龍元年詔曰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滅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爲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爲意朕將何任御史其

叅計簿數非實者按之使眞僞毋相亂云元帝時因
災異召京房問狀對曰古帝王以功課舉賢則萬化
成而瑞應著末代以毀稱取士故功業廢而致災異
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房作事房乃奏考
功課吏法上令公卿大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
煩碎令上下相伺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
京師上訪之咸以爲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
大夫周堪善其言房欲試考功法得遍籍殿中爲奏
事以防壅塞而石顯五鹿充宗皆忌疾欲遠房建言

宜郎試以郡上乃以房爲魏郡太守得以其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石已下歲竟得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去月餘爲顯等所譖下獄坐死東漢之制司徒掌人民事功課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司空掌水土事功課歲盡則皆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建武十五年詔考實二千石阿枉不平者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下三公三公遣掾吏按驗然後黜退光武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朱浮上疏曰陛下不用

舊典信剌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敷奏便加
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爲
腹心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謂尚書之平決於百石
之吏故羣務苛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故
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非所以經盛衰
貽後王也久之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
察三公司空掾陳元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
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
官總已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

輔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衰專國柄以偷天下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為明徵訐為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綱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為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哺之恭不闕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

之順帝陽嘉六年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周舉杜喬周栩欒巴張綱等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罪過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爲百姓所安宜表異皆以狀

天下號曰八俊舉等分使按察多所劾奏其中並是宦者親屬輒爲請乞遂令勿考又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時皆特拜不復選試大司農李固上疏以爲八使所糾宜急誅罰選舉署置可歸有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所舉刺史二千石自是稀復

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焉大抵漢考課之法詳於外而不詳於內行於小吏而不行於達官郡國長史既有上計以較其殿最而部刺史又以六條督其治行天子時遣使者乘傳行四方以察吏考條而公府聽采長吏贓否以謠言舉按輒被黜免大率於外為詳也至于內則不過三府者光祿勳歲考察行以進退之而已雖日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二千石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然進退之亦未必一以考課為黜陟也焦

延壽爲中黃令衆最增秩王温舒試亭長以事數廢賞罰若甚公矣然倪寬左内史課最治平第一而卒不聞其推用豈非皆行於小吏而不行於達官乎故或受計於京師或受計於甘泉或受計於明堂其所受之地不一也或令以列侯居相府而領其事或置計相而領郡國上計或先上太史而後上丞相或察之以御史其所掌之官不一也然當時魏尚以差功六級廢賞壽王三年不上計至勤詔書督促膠東僞增戶口至以萬餘而守相王成反蒙褒賞臨淮郡界

惧減田四百頃而康衡自領計簿不能正他如倪寛以負租當免民爲輸賞課更以最右扶風會課滐令郭舜殿蕭育致爲之請夫始殿終最使人得以用情而無一定之法固無可議乃會課既定而人猶得爲之請囑則其法將安用哉是漢之上計雖徒從於簿書期會而亦未免於具文也

三國六朝考課

魏自明帝太和之後俗用浮靡遞相標目而夏侯諸葛何鄧之儔有四聰八達之稱帝深嫉之於是惡士大夫之有名聲者或禁錮廢黜以懲之時舉中書郎詔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盧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無考課之法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遂詔散騎常侍劉邵作都官考課之

法七十二條考覈百官其畧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
考皆有効然後察舉或辟公府爲親人長吏轉以功
次補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賜焉至于內職大臣率考
之事下三府大議考課之制崔林曰萬目不張舉其
綱衆毛不整振其領朝臣誠能任仲山甫之重式是
百辟則孰敢不肅傅嘏曰制宜經遠或不切近法應
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務本也
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
未呈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

奏清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州閭講道於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修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於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為敘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述綠士度數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黃門侍郎杜恕以為用不盡其人雖文具無益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

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辟猶烏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

爲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于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由是言之。焉有大臣不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

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厠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拱嘿以爲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潔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

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後考課竟不行。晉武帝太始四年，班五條詔書於郡國：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撫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五年，詔曰：古者歲書郡吏之能否，三年而誅賞之。諸令史前後但簡遣踈劣，而無有勸進，非黜陟之謂也。其條勤能有稱尤異者，歲以爲常，吾將議其功勞。於是杜預上疏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其後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

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貲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昔蔣濟博訪敷納以言及至末代不得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繁官方愈僞法令彰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六歲終奏事不制考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典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今科舉僞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

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皆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載處優舉者超用之六載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均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准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書也己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即亦取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

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六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頹亦無取於黜陟也疏奏時不能行咸寧中劉頌上疏曰今閻閻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夫欲富貴而惡貧賤人理然也聖王大諳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詭其求道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貧欲貴者必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

然後廉恥厲守貧者必節欲節欲然後操守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盡公者富貴之徒也爲無私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貧自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自得貴公私之塗既乖而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恆背公而橫務是以風節日頹公理漸替人士富貴非軌道之所得以此爲政小在難期然教頹既久難及一朝庸行相似不可頓肅且教不求盡善善在抑尤同侈之中猶有甚泰使夫昧適情之樂損其安榮之貴俄在不鮮之地約已潔

素者蒙儉德之報列於清官之上二業分流人自知分夫天下至大萬事至衆固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於上委務於下而不以事自嬰何則夫造創謀始逆闇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則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恒居其易則治人豈不處其難則亂今陛下躬精事始而畧於考終故羣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譴此政功所以未善也陛下聖心意在盡善懼政有違故精事始以求無失

又以衆官勝任者少故不委務寧居日昃然竊以爲今欲善始故宜考終何則精始難校故也又佳臣多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著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常居位以善事闇劣不得以尸祿害政如此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年少久即羣司徧得其人矣此校才考實政之至務也東晉明帝時應詹上疏曰夫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商鞅移木豈禮也哉有由而然自經荒弊綱紀頹陵清直之風旣澆糟粃之

係猶在誠宜濯以滄浪之流漉以吞舟之網則幽顯明別於變時雍矣弘濟茲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囑託若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採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否而舉主同乎褒貶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咎昔冀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蔿賈之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漢朝使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辨彰幽明弘宣政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今之艱弊甚於往昔宜分遣貴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

觀採得失舉善彈違斷截苟且則人不敢爲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修明者則入爲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爲中人懲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以來遷不足黜免不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莅官雖美常以素論降替在職實劣直以舊望登敘校游談爲多少不以實事爲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不免官三年乃得敘用長史六年戶口折一道理倍之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愼其職朝無廢官矣後魏

考文帝太和十八年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後黜陟可黜者不足爲遲可進者大成賒緩是以朕今三載一考考卽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壅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爲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時否臧必舉賞罰大行其薄賞者猶錫車馬器服以申獎勸後帝臨朝堂顧謂錄尚書兼廷尉羽曰凡考績上下二等可爲三品中等但爲

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惡中等守本事大通帝又謂尚書等曰卿等在任年垂二月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謂羽曰汝居樞端之任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於朕聽今出汝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自尚書令僕射以下凡黜退二十餘人皆畧舉遺闕諸如此黜官者令一年後任官如初十九年詔諸州牧精品屬官考其得失爲三年之科以聞將親覽而升降焉時文帝又常引見王公已下於皇信堂論忠佞

之真僞尚書游明根對曰三載考績然後忠佞可明高閭曰佞者飾智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皦然可知帝曰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豈是皦然易明者哉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子綦後事顯忠初非佞也閭曰子綦諫楚初雖隨述終致忠言此適欲譏諫非爲佞也子綦若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帝善其對宣武帝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僚崔

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王者爲官求才使
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効能官才必稱位
者朝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闕以同僚等
位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其
職或超騰轉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
遷進考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
收多士之稱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
年成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
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而

冀黄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爲常流所舉選曹亦抑爲一槩不曾甄别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時不能從

明帝正光四年尚書蕭寶寅上表曰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爲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身之畧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岳授曰爾諧讓稱僉往將何以克厭天名允兹令問自比已來官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説用相褒舉逕渭同波薰蕕共器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復

覈其是非。遂使寇履相資。名與實爽。謂之考功。事同汎涉。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絕。或具寮離索。或同事凋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深。駁落都盡。人有去留。誰復掌其勤惰。或停休積稔。或分隔數千。累年之後。方求追訪。聲迹立其考第。無不苟相悅附。共爲唇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無所顧惜。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爲甚。又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及其考課。悉以六

裁爲程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閑職散佐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蹔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又聞周之藹藹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豈不重骨肉私親親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愼至惜殷勤若此況夫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使始無汗

馬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懸十一之淵皆虛張無功妄指羸益坐獲數階之官藉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僞辯鋒出役萬慮以求榮開百方而逐利其流已注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按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致事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聚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宕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紕謬

者即正而罰之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庸短下第黜凡以明法幹務忠清甄能以記賞總而奏之經奏之後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留於門下一通則寫在尚書嚴加緘密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如此則少存實錄薄止姧回開返本之路杜澆敝之門詔付外議竟無所改隋文帝開皇七年僕射高熲定考課房彥謙曰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進退多少參差不類況復愛憎肆意致乖平坦淸介孤直未必高第卑諂巧官躐居上等眞僞混淆是非瞀亂宰貴既

不精練斟酌取捨曾經驅使者多以蒙識獲成未歷
亭省者皆爲不知被退又入四方懸遠難可詳悉推準
量人數半破半成徒計官員之少多莫顧善惡之衆
寡欲求允當其道無由明公鑒達幽微平心遇物令
所考校必無阿枉唯願遠亦耳目精加采訪褒秋毫
之善貶纖介之惡非直有光至道亦足標獎賢能詞
氣偏然觀者觸目類爲之動容深見嗟賞

唐代考課

唐考功之法、掌於吏部、京官之考、則郎中主之、外官之考、則員外主之、而又有監中外官考使、以莅督其事、凡百官之長、歲較其屬之功過、州牧刺史縣令、每歲亦上其狀於考司、監領之官、差以九等、大合衆而讀、而唱第於尚書、而後奏之、代流內之官、敘以四善焉、善狀之外、又有二十七最焉、夫所謂四善者何也、德義有聞也、清謹明著也、公平可稱也、恪勤匪懈也、此之謂四善、夫所謂二十七最者何也、獻可替否拾

遺補過是近侍之最也銓衡人物擢盡才良是選司之最也揚清激濁褒貶必當是考校之最也禮制儀式動合經典是禮官之最也其於音律克諧不失節奏則為樂官之最其於決斷不滯予奪合理則為判事之最其於部統有方警守無失則為宿衛之最其於兵事調習戎裝充備則為督領之最若乃法官之最則以推鞫得情處斷平允者為之校正之最則以讐校精審明於刊定者為之宣納之最則以承旨敷奏吐納明敏者為之學官之最則以訓導有方生徒

充業者爲之以至於賞罰嚴明攻戰必勝是之謂將軍之最禮義與行肅清所部是之謂政教之最詳錄典正辭理兼舉是之謂文史之最訪察精審彈舉必當是之謂糾正之最曰勾稽曰監掌曰役使曰屯官曰倉庫既各定其最矣而歷官之推步方術之校驗關津之檢察市司之不擾亦莫不各有最焉雖牧官之微鎮防之遠亦以牧養之肥碩邊境之清肅者爲之最此之謂二十七最也故一最四善爲上上一最三善爲上中一最二善爲上下其無最而有二善者

次之無最而有一善者又次之善最不聞者斯爲下矣甚而或至於愛憎之任情或背公而向私或居官之貪濁者皆列於下之三等焉觀其九等之差猶詳於其所謂善而畧於其所謂最也葢善者德也最者才也唐之法猶可嘉焉凡考中上以上每進一等則有加祿之法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則有奪祿之法此又所以寓懲勸之微意也初高宗武德二年上親閱郡臣考績乃以李綱孫伏伽爲上第太宗貞觀三年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權萬紀奏其不平追按勘

問王珪不伏上付侯君集推問魏徵奏稱不可遂罷不問特帝以養民之職惟在都督刺史嘗疏其名於屏風令起居觀閱得其在官善惡之跡輒注於名下以備黜陟六年馬周上疏曰竊見流内九品以上令有等第而自比年入多者不過中上未有得上下以下考者夫法設九等者所以考當今之官必不施之於異代也縱朝廷實無賢良猶應於見在之内比較其尤善者以爲上第豈容皇朝之士遂無堪上下之考者朝廷獨知貶一惡人可以懲惡不知褒一善人

足以勸善宜每年選天下政術尤最者一二人爲上上其次爲上中次爲中上其次爲上下則中人以上可以自勸高宗時滕王元嬰爲金州刺史頗驕縱動作無度帝戒之且曰朕以王骨肉至親不能致於理今書王下下考以媿王心司刑太伯盧承慶常考内外官有一人督漕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其人既無喜色亦無愧容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上上斯可謂考課之至善矣顧慶

中劉祥道知選事言曰今任官率四考輒遷其官知秩滿則懷去就之心民知遷徙則執苟且之志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振俗烏可得乎請自今四考進階八考聽選以息遷送故之弊武后初置右御史臺察州縣吏善惡風俗得失鳳閣舍人李嶠疏曰夫禁網尚疎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疎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諸道巡察使所奏科凡有四十四件至於別准格勅令察訪者又有三十餘條而以三月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

填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者一千已下皆須品量才行褒貶得失欲令曲盡行能則皆不暇此非敢墮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限而力不及耳望量其功程與其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進退可以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又令之所察但准漢之六條推而廣之則無不包矣無爲多張科目空費簿書且朝廷萬機非無事也乘軺之使恆在四方是故冠蓋相望郵驛繼踵今巡使既出其外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驛大減矣然

則御史之職故不可得閑自非分州統理無由濟其繁務請大小相兼率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爲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姧訛觀採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實效課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且御史不理禁令之不行哉武后善之下制析天下爲二十道擇堪使者爲衆議阻止玄宗開元三年勅內外官考未滿所司預補替人名爲守闕特宜禁斷縱後有闕所由不得令上二十五年命諸道採訪使考課官人善績三年一奏永爲常式二十七年赦文三載

考績黜陟幽明允叶大猷以勸天下比來諸道所通考狀但優仕進之輩與爲選調之資責實循名或乖古義自今以後諸道使更不須通善狀毋三年朕自擇使臣觀察風俗有清白政理著聞者當別擢用之川至德後考績失實內外悉考中上殿最混淆貞元六年趙宗儒領考功事黜陟詳當無所回憚右司郎中獨孤良器殿中侍御史杜倫以過黜考左丞裴郁御史中丞盧佋降考中中凡入中上者纔五十人帝聞善之後趙憬爲相嘗議考課曰今內外庶僚刺史

課尤最者擢以不次善矣第黜陟宜責歲限若任要重未當遷者或加爵秩其餘進退宜示遲速之常諸課在中考如限者平轉而歷試之則人無苟且之心淹滯之慮矣帝然之憲常課殿最自言薦果州刺史章証以貪敗請降考而校考使劉滋謂憲知過更以考升云憲宗元和二年宰相李吉甫上言國家故事於中書置員簿以序內外庶官爰自近年因循遂廢清源正本莫急於斯今諸京常參官五品以上前覽見任量定考數置具員簿應諸州刺史次赤府少尹

次赤令諸陵令五府司馬及東宮官左右庶子王府官四品以下並請五考其台官先定月數侍御史十三月殿中侍御史十八月監察史二十五月三省官並三考餘官並四考文武官四品以下並五考三品已上品秩既崇不可限以此例並臨時奏聽進止其權知官須至兩考然後與正授未經正授不得用權知官資敍轉其中緣官闕要人及緣事須有移者即不在常格敍遷之限穆宗立召李渤拜考功員外郎歲終當校考渤自宰相而下升黜之上奏曰宰相倪文

昌植不推至公。陳道德、振舊典、邪正弗彰、比幸驪山、不先事以諫、陷君於過、俛與學士杜元穎等請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右散騎常侍李益諫幸驪山、鄭覃等諫畋游、得事君之禮、請考上下。崔元略當考上下、前考於罪不實、豪以賄死、請降中中。大理卿許季同任輩者應考中下、然須附劉闢棄家以歸、宜補厥過、考中中。少府監裴通職修舉、考應中上、以封拜捨嫡而追所生、請中下。奏入不報。會劾請急焉宿[illegible][illegible]功以考課令取歲中善惡為上下

郎中校京官四品以下黜陟之由三品上爲清望官歲進名聽内考并有司所得專黜擧舊事爲襃貶遵制請如故事黜議遂廢時穆贊曰吏道愈濫者吏不精也今吏部課最者遺其實以資歷爲優試才者失其本以書判爲上加以檢驗滋彰簡牘繁揉職耗淹滯吏務爲事蔽於上權移於下胥徒末品得擅官府所以財賄公行不聽市道昂職求直價若平準古則爲官擇人今則爲人擇官反古定今其弊如是故當其時如陽城刺史道州治民如治家民皆知化

可謂刺史之最而時反以催科政拙而下其考何易於不督賦役三年獄無冤囚可謂縣令之最而時反以在官無異稱而中上其考然則吏治固貴於考覈而考覈則尤貴於得人哉

宋代考課

宋法以七事考監司以四善三最考守令凡考第之法內外選人周一歲爲一考三考末替更周一歲書爲第四考已書之績不得重計乾德二年趙普疏曰治國莫如用賢用賢莫如歷試歷試莫如責功責功莫如較考況三考之典出自唐虞四善之科垂於令式當治世之激勸不問公卿由近代以因循止及州縣遂使居官食祿賢愚無分別之因冒寵挾私陞出有泛濫之弊由是職皆不舉人盡偷安伏請先自宰

相次百執事至於賓客寮佐等皆請逐歲書考退不肖而進賢才則太平之期可待請下考功按令式詳定條奏由是考式漸加詳明太宗勵精圖治遣官分行郡縣廉察官吏河南府法曹參軍高丕等皆以不勝任免官復詔諸道察舉部內官第其優劣爲三等政績尤異爲上職務粗治爲中臨事弛慢所涖無狀者爲下歲終以聞先是諸州掾曹及縣令簿尉皆戶部南曹給印紙歷子俾州郡長吏書其績用愆過秩滿送有司差其殿最詔有司申明其諸州別給公據

者罷之判吏部南曹董淳言有司批書印曆多所䎘畧令漏書一事殿一選三事降一資自是職事官依州縣給南曹曆於天下知州通判京朝官厯務於外者給以御前印紙令書課績將蔣振知白州爲政清簡民甚便之秩滿衆蠻詣闕乞留凡十有八年未受代琥益恭清白有才幹知鄆州須城縣鞭朴不施境內大治淳化初採訪使各言其狀下詔褒嘉四年趙普復相畏嫌避事請置考課院以分中書之權於是以京朝官歸審官院以幕職州縣官歸流內銓以三

銓使臣歸三班院舉大臣之道授付之有司之法守雖有才品至廉下而資考既足莫不例遷論者以爲非便久之以翰林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劉昌言同知審官院考覈功過以定升降又以判流內銓翰林學士蘇易簡知制誥王旦等知考課院重其識也凡流內銓主常調選人考課院主奏舉及歷任有殿最者明年帝親選京朝官二十餘人自書戒諭之言曰勤政愛民奉法除奸方可書爲勞績且謂錢若水曰奉法除奸之言恐諸臣未諭因而生事可語之曰

除奸之要在乎奉法至道初能考課院併流内銓二年遣使廉察諸道長吏得八人蒞事公正惠愛及民皆降璽書獎諭真宗卽位舊制郊祀推恩臣僚多獲敘進至是諫官孫何等請罷之以塞僥倖上從其言郊祀止加勲階爵邑遂定三年考課磨勘進秩之制命審官院考京朝官殿最引對遷秩京朝官引對磨勘自此始然議者謂先經磨勘以前雖有愆惡更不舉問磨勘後有贓私罪只增添年限苟應近格亦得改官事一出於有司殊無黜陟之實甚非祖宗進賢

選不肯之意至祥符八年上玉皇聖號大赦內外文武官滿三年者有司即考課以聞則引對之法廢矣天禧元年詔不限內外職守但及三歲非犯入已贓者皆磨勘遷秩則其他贓私敗皆得遷官而黜陟之法又廢矣雖景德初有辨察能否為三等之令亦奚益哉仁宗天聖六年詔令前一日具功過進內候出引對則又非太宗臨軒顧問懲惡勸善之意至道間李迪再相沿襲又減武臣二年遂定立三年磨勘之制則并昔時考課黜陟之意愈失慶曆三年從輔臣

范仲淹等奏更定磨勘保任之法詔兩府臣素非有勳德善狀不得非時進秋京朝官磨勘年限內有無勞績及舉者數取旨朝須三年無私罪而有監司及清望官五人爲保任方遷員外郎舉者數不足增二年遷郎少卿監亦如之遷太卿監諫議悉聽旨其法始密於舊嗣後知諫院劉元瑜以爲適長奔競非所以養廉恥乃罷之八年詔近臣論時政翰林學士張方平言祖宗之時文武官不立磨勘年歲不爲升遷次序有才實者從下位立見超擢無才實者一官十

餘年不轉其任時人皆自勉非有勞效知不得舉辟舒之後朝廷益循寬大自縣當入知縣知縣入通判通判入知州皆以兩任為限守官及三年例得磨勘先朝始行未見有弊及今年深習以為常皆謂分所宜得無賢不肖莫所知勸願陛下稍革此制其應磨勘敘遷必有勞績或特勅擇官保任者即與轉遷如無勞績又不因保任者更增展年其保任之法須選擇清望有才識之人命之舉官如此則是執政之臣舉清望官委清望官舉親民官凡官有闕惟随員數

舉之庶見急才愛民之意至和元年以貢舉判流內銓時承平日久百官職業皆有常憲度樂於因循而銓衡徒文書備具而已黯始欲以風義整救其弊益州推官桑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後代還舉者甚多應格當遷方投牒自陳言之於朝澤坐廢晉州推官李亢初以入錢得官已而以私罪黜[illegible]去匿所得官以白衣應舉及第積十年當磨勘奏罷之奪其勞考嘉祐六年詔文武官舊皆陳乞磨勘有傷廉節截自今歲滿令審官三班院舉行之六年司馬光初

爲諫官上劄子曰國家所以御羣臣之道徒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才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爲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皐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羣臣之才固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

輒已易去如此而望職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盡其職。羣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奸邪之臣。衒奇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奸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

哉如是則爲善者未必賞爲惡者未必誅此所以求治歷載而太平未效者也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畧者爲將師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皆度才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而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未有不尊萬事未有不治者也於是下詔曰今求才之路非不廣責善之法非不詳而吏多失職非稱所以爲

民之意豈人才獨少而世變殊哉稱不得久於其官
故也蓋智能才力之士雖有興利除害禁奸勸善之
意非假以歲月則亦媮不爲用欲終厥功其路無由
自今諸守令有清白不擾政迹尤異而實惠及民者
本州若州保舉政迹實狀以聞中書門下察訪得失
許令再任天聖七年詔諭將政麗籍時爲舉敷啓上
疏有曰考課之制備存令典景行功罪叉不發隱私今
內外之官雖有課曆率無實狀蓋由刺舉之官或眛
於察廉或徇於私曲推勞舉過多失公實意有發擿

則果桃成贓情在容捨則吞舟漏網考課之司但據課曆以入升殿之科無緣察其真僞夫剛正之吏彊猾所以爲讐則孤立而多患貪贖之夫奸智足以自衛則有黨而寡禍故有幹廉在公而偶罹文法者考司即爲有過而降殿之典行矣誅剝害民而贓狀不露者考司即爲無瑕而升賞之恩及矣如此則降之或在非辜旣無以戒惡賞之或在有罪又無以勸能實由任選之道不精阿縱之法不嚴察舉之官不懼故也英宗治平三年始展爲四年磨勘及定少卿監

員額亦以救舊時之弊已而入流至多員額猥衆既無引對之法又有減年之令雖任宮祠以至待次無功可考無聲可述但計歲月並與遷秩其與國初之意大戾矣至神宗即位循名責實凡職皆有課凡課皆責實守臣課不及等者展年降資而治狀優異者增秩賜金以詔書獎勸之監司以上則命御史考之
又以縣最近民未有勸沮約束於是定以獄訟平允賦入不擾均役屏盜勸課農桑振恤饑窮導修水利戶籍增衍整治簿書爲最而參用德義淸謹公平勤

否爲善以考治行分定上中下等至其能否尤殊絕者別立優劣二等歲上其狀以詔賞罰其人優劣者賞罰尤峻是時內外官職各從所隷司以考覈而中書皆罷之籍俟歲竟或有除授則稽差殿最取其尤甚者而進退之熙寧五年遂罷考課院間遣使察訪所至州縣條其吏課元祐初御史中丞劉摯言近者朝廷主察名實行綜覈之政下乃承之以刻主行教化撫寬洪之澤而下乃爲苟偷先此追罪監司數人爲其掊歛害民耳而昧者矯枉過正乃欲以緩縱委

縣爲安靜請申立監司考績之政以常賦登耗郡縣勸惰刑獄當否民俗休戚爲之殿最歲終用此以誅賞之後改立縣令課有四善五最之目及增損監司轉運課格守令爲五等減磨勘法徽宗大觀元年詔國家休養生民垂百五十年生齒日繁而戶部民籍曾不加益州縣收落失實以故課役不均可申嚴考課法然其考法因時所尚以示誘抑皆因事而增品目舊法固不易也但奉行不皆良吏以請謁移貿者亦多總而論之南曹之歷殿最必書御前之紙不及

常事考課之法行之非一日矣然其始也其任在大臣其權在天子其後也其權在天子其任在有司又其後也天子不之問大臣不之與而有司之所謂考課者具文而已矣國初文臣屬之中書武臣屬之樞密宣徽天子親握其權而進退焉此考課之始也淳化間分中書之權而置審官院流內分宣徽之權而置三班雖曰移大臣之職而歸之有司然天子臨軒顧問猶有所謂黜陟者存焉此考課之一變也至其後也非時之恩沛一定之資歷迭爲遷轉不復考校

然或以天子之悔悟或以大臣之論爲猶未至盡委其權焉此考課之再變也又其後也既置審官西院又以其權盡委之吏部天子不加引對大臣不與參稽有遷進而無厭黜事權軟靡不可復收雖有司亦末如之何也已此考課之三變也噫變而至此極矣

五代之除文武諸臣考滿則遷夫叙遷之法一代之弊政也而太祖革之故能可旅也擢以不次無所羈者雖老不遷魏仁浦之羨利並命遷秩張之華之無聞至十六年不遷當是時任臣無私心天下無廢法

曷常以資歷爲遷進哉淳化中天子慮大臣之務未清而百官有司不及察也於是移其職而歸之有司雖曰磨勘一法有司主之然天子實爲之進退焉故有遷轉者有貶黜者或引對而不改秩或供奉而至四十年不遷當是時天子嚴其法而有司不得容其情亦曷常有遷敍之弊哉至於眞宗仁宗憫臣子之久次示一時之寬恩或以磨勘而進秩或以考課而進秩雖足以明仁心之形而未足以盡賢否之實然考課之際第以久次遷秩非勸沮之道天子猶加悔

悟也悔悟則華之矣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大臣無加論列也論列則從之矣又況考覈引對此代未嘗缺焉其敘遷之弊亦豈如是之甚哉熙寧以來其擢委之吏部上之人無與焉吏部既用格法不必銓量官秩則計歲月久近而遷轉差遣則視資次高下而指射賢否混淆莫此爲甚而後祖宗之良法廢弛無餘矣噫始者慮考察之不精而委之有司今也慮考察之自勞而委之有司夫既視爲有司之事則朝廷不過奏鈔畫聞而已

於所重也而輕之祖宗之意安在哉然則如之何曰擇之以主判之官而委之以銓選之權庶乎其可矣天下之事惟專其任而後可以重其責昔唐德宗命陸贄擇常參官陸贄不從齊抗不遣官考吏部謂非任人不疑之道爲今日計盍亦專銓部之任而重吏曹之責乎昔蘇公紳請擇主判付以事事責成選事誠格言也誠使權衡不欺如王質所以衡鑑自任如洪公所言則人不敢欺誠使獨科條如曾宗道㩦資關如趙及銓事悉自予奪諸吏聽行文書如杜祁

公則人不容欺得人若是雖無法可也若觀其事而不知名實聽其言而不知好惡見其容而不知其厚薄不察所舉而不知所予凡所注擬徒使吏挾法於前曰某人於法在所取某人於法在所後漫無可否惟法之爲聽則寧不有愧於先正彭公之言也哉高宗紹興二年初詔監司守臣舉行考課之法時郡縣數罹兵燹又命以戶口增否別立守令課分上中下三等五年立縣令四課曰糾正稅籍團結民兵勸課農桑勸勉孝弟三歲就緒加勸賞無善狀者汰之臣

條上言守令之治其畧有七一曰宣詔令二曰厚風俗三曰勸農桑四曰平獄訟五曰理財賦六曰興學校七曰實戶口得人則七者皆舉令之監司實古刺史比年守令奸貪監司未常按發玩弛之弊日甚乃下詔戒飭監司考察守令而舉按焉頃之有請令江淮官久任而課其功過者帝曰朕昔為元帥時見州縣官以三年為任猶且一年立威信二年守規矩三年則務收人心以為去計今止以二年為任雖有葺治之心蓋亦無暇矣可如所奏是時歲以十五事考

按察司取四善四最考校縣令進陟不實許有罪二十五年以州縣貪吏爲虐監司郡守不詗察遂命監司按郡守之縱容臺諫劾監司之失察所每歲校其所按之多寡以爲殿最之課孝宗乾道二年廷臣上言國朝盛時有京朝官考課有幕職州縣官考課其後爲審官院爲考課院皆命中書或兩制侍從校其能否以施賞罰登進故事應監司郡守朝辭日別給御前曆子如薦賢才爲幾人若爲治錢穀若爲理獄訟興其利除其害各爲條目使之赴勉從事每考令

當職官吏從實批書代還使藉手陛見然後詔執事精加考覈其績有聞者優與增秩所莅無狀者罰之無赦則賢者效職而中下之才亦皆强於為善矣帝乃命參照累朝考課之法請而行之廣西提刑張維考察本郡守令以政平訟理為撫以政不平訟不理為否而撫[illegible]之中復有優劣凡撫之品有三否之品有二大[illegible]肅其法頒之諸道視以為式令監司帥臣歲終各以其能否之實聞於朝其有貪墨庸懦庇而不發舉臺諫論列者各有罰其冬禮部郎官胡元質

於其法循未盡上問其故元質曰治效赫然職事廢弛最否定矣其有治狀隱而未著無功過可書一切名之以否則何武之平平陽城之下下在今日皆可否也願令監司御臣置之最否之外無强名之上曰善。八年詔最否分爲三等治效顯著爲最貪刻庸謬爲否無功無過爲平令諸路考察明著事實如不公令御史臺彈奏。熙寧二年因臣僚言涇邊七路以文臣一人充安撫使以治民武臣一人充都總管以治兵分舉其職各奏其功任必加九歲考優劣一年親

其規畫二年覗其成效三年覗其大歲重議誅賞臧否分爲三等天子留意黜陟諸道莫敢不奉承於是得貨者皆增秩升擢而監司牧伯舉案稽遲者輒降黜行之十餘年不免有弊帝因諭輔臣曰臧否亦有喜怒之私如諸司以爲臧一司以爲否必從衆爲公亦在精擇監司而以臺諫考察之庶乎其可也光宗初言者謂臧否之法多由請託繆者皆擬其人否乎者僥倖其爲臧況觀其初而未安於攻者先在所否積久而後見其過者預以爲臧臧否一定則臧者肆

有疵而終不指否者雖有美而終不錄御史各舉所知而罷其令寧宗慶元三年右正言應武言祖宗以一郡之官總之太守諸郡之官總之監司而又以諸道之監司總之御史朝廷以殿最三等察監司監司以三科考郡守而下皆辨其識而進退之今郡闕按刺之權雖輕多狥私情而廢公法臣嘗考承平舊制於御史臺別立考課職司一司以刺舉多者爲中無所刺舉爲下蓋監司受察則郡守不得苟安郡守振職則僚屬莫敢自肆願陛下遵而行之申嚴其令歲

終各以能否之實聞於上以詔黜陟其貪墨昏懦致
台諫奏劾者坐監司郡守以容庇之罪詔從焉

國朝考課

國朝以百官考課之法屬之吏部內外官皆以三年爲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始行黜陟之典凡官滿考則造爲牌冊備書其在任行事功績屬官則先考於其長書其最自送御史臺御史考覈亦書其最月上計部考功因稽其殿最凡有三等一曰稱二曰平常三曰不稱既書之引奏取旨令復職六年再考亦如之九年以通計前二考之所書者以定其黜陟無過二等大臣不許考倉場庫官一年考巡檢三年

考教官及流外冗官九年考覈其功過而黜陟之陟
無過一等京官五品以下巳亥年考察不職者除名
降調致仕有差四品上自陳去留聽上裁外官辰戌
丑未年考察不職者亦如之下至吏典承差莫不有
考大畧以閑劇畫殿最以旌異廉政績以訪舉搜遺
逸以保留達民情以紀錄懲愆過以適改糾罷閑官
吏立法可謂簡而要詳而盡前代所未有也初　洪
武元年天下來朝府州縣官陛辭　上諭之曰天下
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要在安養生息之而任惟廉者

能約己而利人貪者必腹人而厚己況人有才敏者或尼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當深戒之五年六月定六部職掌歲終考績以行黜陟六年二月　令監察御史及各道按察司察舉天下官有無過犯奏報黜陟是年守令來朝　命賜酒食明日陛辭復　諭之曰舉廉興孝惟欲厚俗崇德勸善惟欲成風若僞爲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僞爲愷悌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宜勉脩厥德廣施惠政以仰副朕懷八年三月　勅中書令有司考課必書農桑

學校之績官民有不奉天時負地利及師生惰於教育者論如律平遠縣主簿成樂考績州上其考曰恢辦商稅吏部以聞上曰地之所産有數官之所取有制若曰恢辦是額外剝削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辦爲能州之考非是吏部其移文訊之九年六月日照知縣馬亮考滿入朝州上其考曰無課農興學之績長於督運吏部以聞上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皆守令先務不知務此而曰長於督運是棄本而務末豈其職哉苟任

皆責以爲能非豈弟之政也爲令而無豈弟之心民受其患多矣宜降黜之使有所懲十年　詔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陛辭　諭以安民恤隱爲本十一年徵天下布政司及各府官來朝　上謂廷臣曰古者帝王治天下必廣聰明以擴壅蔽今布政使司官即古方伯之職各府知府即古刺史之職所以承流宣化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瘝官曠職病吾民多矣朕今　令之來朝使識　朝廷治體警其玩惕之心且以詢察言行考其治績以觀其能否苟治

效有歲即爲賢才天下何憂不治廷臣對曰　皇上憂賢之切任官之重堯舜詢事考言之道也於是命課其殿最第爲三等稱職無過者爲上　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爲下不預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十三年　頒臣戒錄已作到任須知首祀神以時修飾致其誠愼次恤孤親爲存恤無令失所次獄囚平允折衷毋致冤抑次田土攷分開揭上備國用次制書講讀通曉一一施行次吏典時驗勤怠

以爲勸懲次倉庫檢察支用毋致乾沒次會計量入爲出毋使折閱次公廨補治修葺毋勞民次學校以時考試勸勵成才而貢舉者少應揚德能除去奸慝簡飾衙役凡諸條目得隨便者悉至盡一遵守毋具文爰須責任條例凡布政司各所屬必歲月以須知内事日稽其勤惰有頑慢者驗實奏 聞遣者按察司淸之府臨州治如藩課遣者布政司淸之州臨縣治如府課遣者本府淸之縣臨里甲如所課遣者本州縣淸之苟藩不能淸府府不能淸州州不能

清縣縣不能去惡安善遺者按察司清之按察司遺
清巡按御史清之該司置立文簿書其所行事蹟季
上所司查考司考府府考州州考縣而布政司歲同
本司事蹟齎　京通考焉十七年　上諭禮部臣曰
州縣之官於民最親其賢不肖政事得失觀民之安
否可見矣朕嘗命縣考於州州考於府府考於布政
司各以所臨察其考覈以憑黜陟昭示勸戒今上下
之職惟務苟且縣之賢否州不能知州之賢否府不
能察府之賢否布政司不能舉善無所勸而惡無所

懲朕今　命以八事爾禮部其爲榜示天下永爲遵守七月吏部奏考滿官二員績最當遷　上曰任官之法考課爲重唐虞成周之時所以野無遺賢庶績咸熙者用此道也若有司之職賢否混淆無所勸懲則何以爲政故鑑物必資於明鏡考人當定以銓衡爾等務存至公分別臧否必循名責實其政績有異者即超擢之庶幾賢者在位而人有所勸矣八月吏部尚書余熂定考績法乃　令天下諸司官吏來朝明年正旦各造事蹟文冊仍畫土地人民圖本如期

至 京令方面勿侵郡縣之職十八年吏部引天
下 朝覲官凡四千一百一十七人考其政績 詔
稱職者陞平常者復職不稱職者降貪汚者罷闒茸
者免二十五年 頒醒貪簡要錄二十六年 上以
中外文武百司職名沿革品秩崇卑勳階陞轉俸祿
損益歷年屢更無以示成憲於後世命侍臣重定
其制 頒之天下名諸司職掌又定學官考課法二
十九年吏部尚書杜澤奏定 朝覲之制以辰戌丑
未年爲期 詔正後吏部會同都察院考入 覲官

員奏請定奪其存留者俱引至　御前刑部及科道
各露章糾劾怠職之罪一時譴責有免皆出各賜
勅一道以申飭之二十九年始以九年為滿至是定
官員等第勤慎者仍治其事實授在任三年才力不
逮者奏請降黜焉當是時馭下用重典有贓罪懷印
綬未煖輒被逮去非謫戍即門誅羅天下士之劇甚
設而不為君用之法亦特峻以深弛張闔闢以鼓鑄
天下人才一時仕者循法奉職居恒惴惴恐不能恤
民以稱塞　上意百職釐舉亦頗工公文移苟幸塞

責其不願爲才者或陽瘖爲癩借名他屍以避難而猶不免也　成祖即位孜孜民隱命吏部選郡縣官考滿至　京識達治體者於六科辦事俾各陳所蒞郡縣治狀至年餘未有言者　上諭給事中朱原貞等曰郡邑之間豈無一利害可陳今在朕左右尚默默況遠在千萬里外肯言乎其以朕意申諭之於今不言有他人言之則不能逃罪矣久之又言吏部選授守令出一時銓注豈必盡才必精考察然後其賢否可知也其　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精

考郡縣自蒞官半歲以上各貪廉能否之實以聞
時御史出按者至郡邑坐行臺已召諸庠生及在官
人役立詢之具報 上 上謂尚書蹇義曰往慮守
令不職故 命御史分巡考察今御史不博詢徒寄
耳目於人論何由公吏固有勤職業必刑罰爲小人
所忌嫉者矣亦有貪贓斯俛首下氣依阿洪忍爲小
人所安利者矣若以其誣詆而罷棄之以其保留而
進用之黜陟豈有當乎宜嚴戒飭務盡公毋枉毋縱
焉
○仁宗蒞政未幾即 命擇御史行天下察吏

治　諭之曰人之才器不同有專爲脂韋諂媚而失
政殃民者有沉靜篤實不善逢迎而簡易得民者有
虐刑巧索而能集事者有廉潔自守而政務不舉者
必究實毋惑流言毋屈勢要毋狃新故具　聞糾舉
各　賜鈔遣之明年　詔曰古稱官不必備惟其人
今過冗矣且賢否廉汙混淆無別廉汙無別則廉者
之心或怠君子小人並處則小人之勢常勝且老病
昏懦之人在位徒糜廩祿何裨政理其在內諸司令
堂上正官在外令御史按察司明公廉察凡賢才老者

留否者罷自是吏道一淸多所稱職　宣德三年
上一日朝罷　召楊榮楊士奇至　文華門　諭曰
京師端本澄源之地昔　祖宗時朝臣無貪者年來
貪濁之風滿朝何也士奇對曰貪風　永樂之末已
作但至今甚耳　上問　永樂何如對曰十五六年
以後　太宗有疾多不出故從之官臣多放肆無
顧藉賄賂公行此事已敝　九重但未舉發　上問
是時貪孰甚榮曰方賓問今日貪孰甚對曰莫甚劉
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

史皆效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
上乃撫掌嘆曰除惡務本又問朝臣中今誰可使掌
憲事者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
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常爲京尹剛稜不撓政清
弊革貴豪歛手　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數日有
旨令劉觀巡閱河道觀行十數日陞顧佐都御史與
璽書於是考察御史不職者二十餘人皆削籍貪淫
不法者謫遼左諸衛充吏諳憲體者左遷老疾免而
觀子輻以脅制諸道驕私成遂下獄論死宥戍遼東

罷官於是憲臺肅清巳　上御左順門謂侍臣曰郡
守縣令　國家所寄以安民者也賢不肖混則才
之士無激勸而乏反吏部職進退百官乃未聞甄別
何也於是　命推部侍郎出巡四方廉吏治而于謙
以御史擢巡山西河南周忱以長史擢巡南直隸各
省專設巡撫自此始　正統初下　勅言二司方面
官從吏部都察院考二司屬從巡按御史按察司考
監察御史有贓濫從都御史及各道御史糾之按察
司贓濫從本司同僚官互察之而吏部初任銓選不

得輒除監察官遇缺京三品以上各舉一人吏部體訪奏受薦特重風憲已又復古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法以九年爲滿中有善政者聞者仍舊任而增秩加官用給事鮑輝言諸來朝官有廉能愷悌治行超異者禮部引奏賜 勅獎勸 賜衣鈔宴於禮部吏部錄功狀俟考滿黜陟高者至九卿 天順二年朝覲官至京 上詔李賢謂曰 朝覲之弊不可不禁華賢曰誠如 聖慮即出榜禁約不許與京官交通餽送土物亦不許下人挾讐告訐由是肅然 上

日黜陟之典亦當舉行賢曰此　祖宗舊制也時吏部都察院會考不職者數百人奏退之舉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以下賈銓等十人　上聞　賜以衣服楮帛宴之禮部　命太監牛玉及李賢王翱侍宴隨於其中　召布政蕭暄爲禮部尚書賈銓爲副都御史八年奏准　京官每十年一次考察　成化十三年復申令之　詔翰林院會內閣自考其屬官十九年科臣王瑞等上言三載黜陟　朝廷所以勵庶官之典也今天下諸司除土官外無慮九千餘

處諸司官除冗雜外無慮千萬餘員吏部於各官之賢否在布按二司則據撫按揭帖在諸司則參布按衙官揭帖上之訪詢雖出於公心下之奏報多任其私意或假公以市恩或乘機以償怨毀譽失真賢否失實其他弊端不一而足宜榜示各官凡揭帖所報失實者連坐或有當黜而留者許本處撫按論奏有當黜而妄訴者亦罪之 上曰王瑞等所言是矣但內閣院部之恩怨猶未之及也撫按之賢者其揭誠有可據亦非其人鮮有不觀內閣部院之意以為低

昂者惟內閣部院得人則恩怨不行而撫按之言可據黜陟庶乎其當矣二十三年吏部尚書李裕以附孜省擢用欲媚衆延譽以飾其詐因奏 朝覲考察舊制考察其沙汰之目曰老疾曰罷軟曰貪酷曰素行不謹凡四而已然遲鈍似軟偏執似酷二者於老疾不謹復無所屬謂宜創立才力不及名目通前爲五凡考居才力不及者俱照品調簡僻衙門 上以其有愛惜人才之意從之自後遂爲定制然人亦無譽之者嗚呼夫人所行安能事事盡善事事合人哉

不則一履外任稍爲人所憎疾則雖有顏閔之行有所不免矣竊觀漢時長吏不任位者三公遣掾吏按驗然後黜陟其後不任三公而權歸刺舉之吏朱浮謂有罪者心不服厭無罪者坐彼空文意當時長吏雖心不厭服然猶有罪可名雖彼空文然猶有文可考今則加以空名受此曖昧不明之惡聲至於沒齒齎恨而後已豈良法哉夫原考察之初意蓋以糾按問糾劾之所遺以疏通遷調之積滯使先進者不得久據祿位而壅閼仕途後來者皆得均沾一命不至

老死牖下然仕途惟進士出身不限其舉人監生毎
榜所選初一考察即十黜去二三矣再考察十已黜
去六七矣經三考察不去者十一而已況雜流乎初
洪 永以來凡百司 朝覲 命部院考其不職之
尤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
黜爲公至 弘治初幾二千人矣至近年所黜遂踰
三千幾至四千視 國初不啻百倍矣是何 國初
禁網濶疎而至治近年嚴密百倍而反不足以懲姧
也其得失之故可考而知矣按此法之行利一而害

三利小而害大此法止便於疏通遠調而已所利者小也而三弊不可勝言一起上官恣私喜怒陰除異己之弊一起下司阿諛承迎祈免下考之弊一起在位亟圖囊餱以防速退之弊此法不罷此弊不去太平未有期也夫好諛惡逆人之常情上官所行或偏或私勢所不免僚屬或一言不合或一事違拂則喜怒愛惡從之而考語之賢否因之矣一州官員之賢否繫於知府一人愛惡出於一人之口而撫按藩臬守巡之考語莫不因據附和同然一辭司考察者只

見撫按藩臬守巡之同然一辭而不知其初起於一人之私愛惡也今之考察去者大半夫是之謂起恣私喜怒陰除異己之弊夫上官既以從違為喜怒以喜怒為賢否於是為僚屬者不論事之是非理之可否專務承順一意逢迎以圖免下考其有不便於民者仰屋竊歎而已不敢言也夫是之謂起阿順承迎之弊夫既入仕數年寥能免事之無違咈於上轉瞬居諸考察之期將至而罷黜懷慮自非天性不移者能不起僥倖之計為好官不過多得錢之想耶夫是

之謂起亟圖囊簇之弊嗚呼考察之行莫不以爲小懲之戒廉頑立懦之資而不知適所以長恣私益阿諛速貪計如此莫不以爲除舊布新後來者庶幾愈於前日而不知三弊如故三年以後考黜之數未常減於三年之前賢不實無大相遠正昔人所謂徒相益爲亂也制繁而弊愈滋法久而人愈玩　國家生民何賴焉孰若反　國初之舊而爲愛惜人才之計耶　朝廷愛惜之則士亦必自加愛惜士既自加愛惜則必爲　國家愛惜生民而　宗社生靈長久之

計終必賴之矣初　成化甲辰饑饉　令所在考滿官納米備賑免其赴部惟造冊賫繳　弘治三年吏部尚書王恕言考課之法所以覈官守彰黜陟以嚴吏治者也今止以備賑令其繳冊恐各官廪祿有限而雜職之祿尤微苟非竊取於公必至侵剝於下是使考課法格不行而貪懦之風日滋也請自考滿者俱給由到　京聽覆從之六年正月吏部考察天下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請如例罷黜并調用　國初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

言務以多黜爲公方面而下少有微瑕輒黜大學士丘濬言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非 祖宗舊制上深然之遂 諭吏部諸劣退方面知府仍指陳老疾等以 聞毋虛文泛言以致枉人府州以下有到任未及三年者亦通查具奏既而尚書王恕等各言府州以下官有貪鄙無用者留一日則民受一日之殃若必待三年而後黜於彼固當感激於民未免怨嗟此殃民誤事官雖年淺亦不可不黜也 上曰人

才難得事貴得實人貴改過　祖宗愛惜人才凡百官考滿初任再任有平常不稱者俱令復職必待九年然後黜降今或因一人無根之言而遂革其積勤所得之官使之泯然不敢伸理是豈治世所宜有今姑從所開具者處之其有年老未滿六十有疾不妨治事素行不謹在歷任之先及見任不謹罷軟無爲非本等勘有實跡或只一處開報并到任未及二年非貪酷顯著俱留治事今後　朝覲之年先期行移布按二司考合屬撫按考方面年終具奏立案待來

朝曰從公詳審如有不公者許其伸理科道官必待
吏部考察後有失當者方許指名糾劾已而科道各
疏言我　朝　朝覲考察最爲精盡蓋委之撫按俾
報其賢否又參之布按俾究其實部院又跡其歲報
殿最以爲去留之據如有不當科道得以劾之不才
豈容幸免才能豈致冤抑近六年。明詔如止委二
司考合屬則恐未足以盡訪察之公如部院將所奏
立案施行復恐致泄漏疎虞之弊如許考退者復行
伸理則羣邪横議之門何以塞之明年考察乞一依

弘治三年以前故事　上曰人才固不可輕進亦不可可輕退苟不得其眞則所損多矣今後考察黜退官員務從公詢訪必得實跡不可輕信偏聽以致枉人

九年　朝覲官陛辭　上賜　勅內有云官之崇者任固重官之小者責亦專凡爾有司莫非　天職勿以一事不修爲無損勿以一民不獲爲不足憂勿以一郡一邑不安爲無害於治十五年正月　朝覲考察　命被黜奏辯者奉　內旨再覈實吏部尚書馬文升倉卒拜　命欲改擬以從考功郎中楊旦特不

可曰　祖宗來未有此例且此門一開後將謂何都御史戴珊亟是之文升亦悵竟復止之蓋時當昇平主於寛厚羅才雖見枉者喜於得直然後來選途益擁而貪殘吏亦自此益滋矣嗣後賢否任意詢訪失實浸非

祖宗舊制觀之馬端肅文升李尚書承勛之奏及高吏部東之言守令大畧謂　國家稽古定制在內設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在外設提刑按察司以兼理都布二司軍民又設各道分巡分守以肅清一道巡按御史總監察焉良法美意至詳

至悉百餘年間相維相糾而中外肅然乃邇年來風紀不振賄賂公行紀綱日紊而貪官污吏肆無忌憚者則風紀不振而考察舛謬之所致也夫天下親民者守令也總郡縣守令者藩臬二司也糾察二司守令者巡按御史也而憲綱一書巡按與三司知府等官相見各有定禮職任事務各有定將矣乃今藩臬大臣惟巡按之爲聽甚而巡按固位者亦不敢專行而望風指承焉知府以下長跪不起布政使而下隨行列坐日伺候於其門公文親遞蒐免譏異應對唯

諸僚首至膝一有剛正不阿之人稍相可否其間專行職司稍不承禀不唯巡按惡之同列惡形已也亦衆怒而羣擠之陰計下劣之考明摘一事之愆而壓抑以退矣故二司之所職掌皆棄不治問之以水利農桑積穀備荒曰不暇爲也問之以覈戶口均賦役除盜賊抑豪强又不屑爲也唯巡按批詞委勘則承候其意旨所出而亟爲虛實輕重之覆案以應之卽不便於民心知其枉亦惟獨仰屋竊歎而已故其弊以奔走應對爲職司以臨政蒞民爲餘力以造請勸

日爲恭謹以直躬守道爲悖戾爲布政者曰我始至見其數歲則京堂矣爲都御史巡撫者則又曰我始謙遜數年則部堂矣舉薦具六吏上至於巡撫苟免則可而望其職務修舉吏稱民安亦何可得也乃守令則又甚矣郡大者至數千里比古大國諸侯勸農厚俗薄賦輕徭廣蓄積惠困窮與舉廢之欽慎封守之政禁明神之祀皆其所得爲而爲之者而一稟之監司大者請於兩院監司兩院雖瑣細末務委官規畫斷以胸臆咸科條其政令節目而布之使必施

行雖民情土俗不合不宜不得稽有變動前官榜文吏未徧閱而後者踵至矣即欲與除動輒掣肘少加釐正立致譴呵大者從吏參官而又盡反其政是故政不宜而行之則病民不宜而不行則病吏且也廵撫意有所出御史或從而矯之前者革巳後者或從而復之即欲從何由計數歲間撫易一人或二人御史易三人矣而藩臬諸大吏半易意指蜂出旋巳廢罷當是時而縣承其猥雖冉季亦安從行之哉故有司當令下不入目付之吏令制其遲速高下爲條法

以應猥濫不治次者一省輒廢去擇其易者塞責僥
倖且去民不見德亦不見怨其最上者强幹精敏能
自縱於法而騖時上令下工文移覆報以游言相倡
和陽若鑿鑿行者而索其實則一無當也而監司郡
察之舉薦因之矣且也上官以逢迎為喜怒以喜怒
為賢否跪拜頻仍送迎踰境者雖知為過禮而內喜
喜則頻忘其惡以禮自處不諂不瀆者雖知其為正
而不悦不悦則頻忘其善甚者爭一跪伏之末節輒
從而孽之假耳目以求瘢瑕摘腹心以伺其陰私於

是指廉爲貪以正爲邪以論劾公排擠以考語陰醜詆快意而已矣故多賢能之旄者其奔走之捷者也多不職之劾者其材直之拙者也問刑以深刻爲能催科以峻切爲庸案牘以彌縫爲巧御下以狙詐爲工故能聲著者虐焰張者也祿位固者智囊密者也爲守令者顧不甚難甚難也哉海內之勢譬者曰加身使臂臂使指今則不然譬衆身而加一臂衆臂而加一指也爲指者常病竊以爲撫按二司者但當公照前觀不先之以意而藩臬郡守於歲終季終各考

其職業而申達撫按撫按覆實因其優劣而殿最之不及則教太過則抑反覆之而不悛於是數其罪過顯者擯一二以警其餘則賢者不至掣肘而不賢者不得以肆其惡守令之職專且久而職業不修未之有也　嘉靖末御史毛愷直京官考察又疏言　朝覲年考察外官據有撫按藩臬歷年考語爲殿最其分遠其勢疎其情易公而難私然猶未盡得其當至京官考察止憑該衙門臨時訪采其分近其勢親其情易私而難公是以賢否得實比外官尤難以耳目

所覩記言之有行已端潔而不同於俗者有守法公
謹而不諧於時者有雅靜愿實而不善於承迎者有
直介敢言不容於權貴者或反以為不肖而黜降之
其污濫外飾貪婪巧避奔兢攀援柔媚庸懦而無耻
無為者或反以為賢而留用之此非賢不肖之果難
知也毀譽之言易惑而愛憎之情易投也愛憎毀譽
之言或倡之於一人而和之者不廉其實或中之以
一事而闘之者遂信為真或假借當事之人務在中
傷或放為縱橫之論必於求勝或用鄉里親戚之故

兩互相造言使有不可解救之勢或乘勢要嫉妬之心隙而巧爲遊說使有不可申白之情或雇倩無藉之徒撫拾妄奏或買囑吏皂之口媒孽詆誣或投匿名之帖或遁告訐之文言其行檢不修而不言其果何事玷缺或謂其官箴不守而不目其果何事廢墜或謂其貪婪矣而未嘗指其以某事納某人之賄或謂其奔競矣而未嘗指其得某官出某人之門或加帷簿曖昧之事而辱及於室家或摘其細微疑似之跡而遂畧其大節此賢者所以或負不肖之跡而所黜

者未必盡當也至於不肖者自知其不爲公論所不與則又深爲根蔕巧於彌縫或借譽於賢者之口或倚勢於當路之門或以鄉里而固結或以媚婭而憑依或託門生而出入求容或假故吏而往來干謁或以鑽刺而曲爲貿緣或以黨與而自相援引或以詞章小技文其奸或以厚貌深情盡其惡或爲異同反覆之論以搖惑衆心或爲陰險狡獪之計以挾持當道此不肖者所以得冒賢才之名而所留者未必盡當也䇿 勑下吏部都察院務秉公正之心痛釐積

久之習考其素履不惑於浮言核其實迹不眩於疑似其庸劣素著爲衆所共棄者雖盤據貪緣而必去其正直有聞爲衆所共與者雖娼嫉妬害而必留則公道彰明視聽不設偶有遺漏又聽臣等從公舉論以章明平之治公 朝廷黜陟之典天下幸甚合而觀之當時考課槩可知矣至京堂考察則又有借以徇權勢快私憤者如 嘉靖三十五年時嚴嵩父子專政趙文華附之每欲排擯異己以厭衆志而屬吏部學士李本承其旨授亦借以行其私遂奏請考兩

京九卿堂官及各總督巡撫凡所遴百十有三人別爲三等上者吳鵬趙文華鄢懋卿徐巖祥諸人下十有五人宜斥免所黜雖多闒茸不稱凡疏遠不附嚴氏及文華所不悅者一切屏斥與論爲之不平是又考察之一變矣所恃　九重英斷擢雖暫移旋歸魁柄如四十二年給事中邢守廷言考課之法我　朝稽古定制三六年之外必九年通論以重久任必四方述職以受責成其決著矣但行之既久漸失其初蓋由內外遷轉卽行推補填註考

評孛多溢辭久行既不能行評隱又無實據名雖考

課徒具虛文請自後京官考滿自五品以下者不俟

九年通理如三六年給由無論官職崇卑所註考語

送部院覆考賢者則以備他日擢用不肖者即降黜

一二人以儆官邪其外府州縣正官給由免其赴

京令撫按從公具賢否以　闕九年通考不在此限

如撫按優容正官而以餘者塞責或漫無可否曲為

掩護者仍聽院科道糾劾從之則猶嚴實政也四十

三年南京給事中楊銓等條奏考課四事一曰覈考

詳言有一人之身舉刺互異宜視所舉刺之人舉者賢必非比周刺者賢必非詿誤因是折衷衆論叅驗是非則臧否非眩二曰嚴問詰言大計時常例得面質賢否宜忽舉一二事以問令對者不暇經思則欺僞無所容而情實立見三曰察舉官言府佐以下考語含糊率難甄別槩以俸深爲年老新任爲稱職非辨官任才之道宜加意綜覈分別良庸四曰減黜額言比者兢爲刻劾黜汰務倍往昔非愛惜人才之意宜稍從寬惟其人不惟其數從之則猶審其才也四

十四年吏部尚書嚴訥等言今年　朝覲考察之後已將存留官員資望相應者量才推用猶懼雜流冗職尚有遺良乃創立訪單發來　朝官令各舉所屬府佐以下治行卓異者送部議處益位卑祿薄之臣或自棄於進步之有限或自懈其作興之無由苟且暱情無足過責而中有克自樹立者非豪傑不能也故　國初有以典史擢都御史如爲堅以直歷歷布政如王興宗者亦欲做此意間超擢一二以鼓其志如此則其斥幽也　覲典之外又施於不測其陟明

也資格之外又加以非常清明盛治稗益不小上從之乃以潮州同知王化爲廣東僉事鳳陽府同知江東爲陝西僉事辰州府通判邵元美爲四川僉事廣安知州張澤爲雲南僉事溆浦教諭李洪爲評事碣石衛經歷郭文通爲肇慶府同知則猶祖風厲也隆慶初從學士陳以勤言特重贓吏之罰以其時多貪饕成風長官容怙往輕故也二年大學士張居正上六事疏其一覈名實有曰人主之所以馭其臣者賞罰用舍而已欲用舍賞罰之當在於綜覈名實而

已無見一朝廷欲用一人當事者輒有乏才之嘆嘗謂古今人才不甚相遠人主操用舍予奪之權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無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實之未覈揀擇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則上之爵賞不重而人懷僥倖之心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惡得而不乏事惡得而有濟哉請試畧言其槩夫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僨

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椎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倜儻伉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以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爲資或以一動之差而衆口訾之以爲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毁譽失實且近來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務爲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篇累牘至要其本等職業反屬茫然主錢

欵者不對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諳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如此則真才實能之士何由而進有官有司之職何由而舉哉故臣妄以爲世不患無才患無用之之道如得其道則舉天下之士雖上之所欲爲無不應者顧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人必求其當有功國家即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於國家雖嚬笑之微敝袴之賤亦勿輕與仍乞勅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遵照舊制凡京官及

外官三六年考滿毋得槩引復職查給恩典須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稱職以爲殿最若其功過未大顯著未可遽行黜陟乞將

詔勅勲階等酌量裁與稍加差等以示激勸至於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爲準毋徒眩於名聲毋盡拘於資格毋稱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槩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節則人有專職事有責成而人才亦不患其缺乏矣

部該部議行之四年掌吏部大學士高拱等言數十年來考察黜汰之數大較前後不相上下以是襲爲故

常其數既足雖有不肖姑置勿論其數不足雖無其人强索以充乃其稱爲不肖者又多背求隱細苛虐故事而所謂大奸大惡者或有所不敢問或有所不能識縱豺狼於當道覔狐鼠以塞責此人心所不服也又考察半歲之前撫按論劾俱不題覆夫爲不善者方其不露猶或有徼倖之心少存顧忌明知必去則將無所不至矣而乃留之半歲民何以堪自今撫按官凡有糾劾疏既具即萃任聽處疏下即覆其去察例不得復用其留者檄到乃復至於考察

黜陟必大奸惡一切隱細勿論斥去不肖從其多寡惟求至當毋襲故常　上是之已而并　命考察科道與言耳目貴廣宜與都察院同事於是　命與掌院趙貞吉同考黜科道中素行不謹者十餘人夫六年一京察爲　成化以後典章其他有以　主上勑郎位而考察者有以災異而考察者至於考察科道則或以輔臣去位而及其黨者惟　嘉靖丙辰太宰李默下獄　命輔臣李本掌部事悉取六部九卿自尚書而下至尚寶丞及六科十三道分别而去留之

甚
上以星變欲除舊布新而分宜藉此用伸其恩怨也其後大臣有起用而小九卿及庶僚則不振矣隆慶之四年忽有
旨
命吏部尚書高拱考察科道官高乃上請與都察院同事報可蓋高之去實爲科道所聚劾至數十上至是盡快其忿而會有疏小牖
上意者並託中貴達之
上其忿之大者劇小者謫至高雖敗而猶不獲伸及江陵殺言路稍稍白其冤亦稍漸次起矣蓋人知考察官之非非例而不知考察之非例也六年拱又疏曰近來各省撫按往往

任意輕重所論所擬自相矛盾或論其操守之敗壞或論其氣性之乖方乃擬曰所當致仕者也夫非老非疾則安得致仕或論其贓私狼藉咸有證據或論其打死人命數多各有姓名乃擬曰應當降調者也夫既貪既酷則安得降調或論其行止之不端或論其昏庸之已甚乃擬曰所當改教者也夫不謹罷軟則安得改教所論非所擬所擬非所論習以成風恬不為異以求其故則有二說焉或欲左袒其人以為不甚言之恐不能動也遂從而重劾焉是所擬雖是

而所劾則非也或欲姑息其人以為旣直述其事恐不可留也遂從而輕擬焉是所劾雖是而所擬則非也撫按旣自依違則本部何憑處分若不嚴加懲戒則國家一定之例終不行是非奚由定斥陟奚由明也宜　命各撫按今後擬為民者必述其貪酷之實擬閑住者必述其不謹罷軟之實擬致仕者必述其老疾之實擬降調改教者必述其行止未虧才尚可用而止不宜於繁劇有司之實其應提問者不得止論罷官降調經降調者不得再論不及如有仍前

任意輕重議相背馳者聽本部參奏究治庶乎論辨有真而勸懲之理得名實不爽而綜劾之治成至萬曆中責實政則有見於孫丕揚疏曰一國家之永命繫於民生民之元氣實爲國脈故周室慶讓田里先視於入疆漢代循良戶口首稽乎登耗當是時國祚盤石恒必因之民生國運相關鍵如此 國家以民務責守令以吏治責撫按所以加意閭閻者至矣然察吏問民令天下稱交病焉則吏治民隱分而爲二故也臣請以民隱責吏治一如周之巡方漢之計

吏者治法而舉刺黜陟行焉世道治平庶幾其有賴乎一曰責守令以實兆民之戶口二曰責守令以闢兆民之荒蕪三曰責守令以供兆民之額賦四曰責守令以興兆民之禮教五曰責守令以備兆民之荒歉誠使撫按以此察羣吏部院以此計羣吏俾郡縣之守令曉然知所以察我計者綴末務而急民事是馭吏大觀耶然於朝宁之間持以考守何守不力此五者持以考令何令不力此五者持以示守令之考若戶部計教計稅不及分數不許考滿遷官之法何

後之守令不俱力此五者即教養成功難責速效然爲於前者繼於後去者一守未富也居者富之嗣者又富之去者一令未教也居者教之嗣者又教之以守令任分民之治人以撫按舉分上之治法大率以五事胥修者爲上等五事尤修者次之聽其考滿陞遷雖任爲任事者勸五事舉半廢半者又次之五事盡廢者爲下等毋容考滿陞遷爲怠者懲如是則善政善教既可固結乎人心循吏良吏自能挽回乎世道其於民生國脉關係豈渺小哉黜浮兢則有見於

許弘綱之疏曰善治水者非壅閼遏絕之難而疏通利導之爲貴善敷敎者非振刷防範之務而潛消默化之爲先 陛下試爲今日人心計將待六年之黜陟防之乎抑導之使歸而後已耶誠思有以導之莫若崇恬靜以消其兢敎本實以袪其浮取夫不役於世味者而尊禮之以示其的流濁而務澄其源則無乎弗清矣絲棼而務尋其緒則無乎弗理矣蓋人之難知也似是而非者亂之也故孟子闢鄉愿而曰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中庸定君子小人之介而蔽

之以闇然日章的然日亡夫謂之闇然初何加於日用常行之外然而言君子者必歸焉謂之的然豈無喧赫動人之事然而言小人者必歸焉蓋篤志潛修與立異近名者本來原自迥別實心任事與矯情干譽者究竟終必殊科此誠僞之間識者辨之早也今天下皆知君子之當用而恒不快其闇然之迹皆知小人之當遠而或偶中其的然之機皆知鄉愿之可惡而或難於似忠信廉潔者之非刺何惑乎人心之愈趨愈變而卒無定歸也哉自今考察之後一應進

退人才寧實毋華寧拙毋巧選之於舉選之所必遴而察之於人情之所易忽當官愼矣必細覈諸月旦議論是矣必更考其躬行一節奇矣必歷稽其素履其才果眞則高明沉潛品不同而同適於用豈容操一轍而廢百途其質本實則果敢脂韋弊不同而同害於事豈容徇一曲而闕衆實迹之所在有甚不諧於俗者要其心原無所為則雖異猶同也毋使椎朴孤介之士一槩混於庸人而終身蹇屈以為天下之卩實一時行事有若大異於人者乃其心竊有所覬

則雖義亦利也毋使色取行違之輩一旦竄入君子而借其赤幟以塗天下之耳目益士之挾筴而來也疇不欲託諸功名以垂不朽而乘機遘會本無定趨故欲使天下之拱手揖讓而轉功名不可能也使天下之尋塗索軌而不以便捷爭功名猶可能也轉移化導在　陛下加之意而已抑進退人才者部院事也進退大臣者　陛下事也大臣之品不同有以德勝者有以才勝者德勝者落落難合恒無以結人主之知而才勝者特達圓融必預獲夫先容之恥肯文

帝漢之英主也而季布先朝舊臣也一人譽之則自河東召至闕下一人毀之則自闕下遣還河東布仰嘵嘵面陳竟置勿察彼其一人之身而毀譽倏忽愛憎隨之況積毀與羣譽者哉故明主之簡用大臣無他術也慎其愛憎而不以毀譽則善矣至若論劾不可以不嚴則部堂楊魏疏有曰人心蔽錮日久吏治頹靡成風即

詔旨諄切再三而怠玩恬不知畏其間廉淸寬仁敦崇實政者豈謂盡無然悃愊無華不事炫飾留心民事不屑趨承上官未必知即知之

而未必列之薦剡也○至若自恃高第○濟以小才○假振作之虛聲○肆谿壑之大欲○而巧言可以惑聽○神巧足以文貪○即上官且與相暱○或被其牢籠而不覺○或畏其奧援而不問○亦豈盡無有之○而未必知○即知之而未必形之論劾也○緣司道壅蔽而不以聞○撫按因循而未及察○以致守巳愛民者○或致沉抑○貪縱虛飾者○問迯法網○其將何以示勸懲而風守令耶○其有廉能之薦墨未乾○而贓私敗露○彈章繼之者矣○又有此方以廉能薦舉○而別處該管上司○又以不職糾舉者

矣又或在外開報考評亟稱其賢而部院徑以不職議斥者矣雖始終難保其意見未必盡同然詳察於名實之間綜核其異同之故良以人情多憚於任怨而樂於市恩也請自今部院專責成於司道各官有貪縱而不及知或知之而不從實開報論劾者有司道聽撫按撫按聽科部參處其與本部平素查訪大不相侔者亦明白糾正毋一槩依違徒取扶同致乖公論文巧不可以不懲則科臣徐桓疏有曰夫貪殘庸劣固皆足爲民害然其迹則顯而易見其事則擬

而易敗惟夫文巧之徒工為剝削曲事逢迎苟可以悦上官之意雖竭民髓而不恤苟可以濟谿壑之欲即朘民膏而不計此輩名為鸞鳳實則鷹鸇其蠹治賊民豈在貪殘庸劣下哉然其智足以文奸辨足以飾詐即上司日與相臨有被其彌縫而不覺甚有結津要以干譽飾墻壁以游揚即上司明知其非有畏其勢援而不敢豈惟不問且曲庇之又從而薦揚之以行取則首膺召矣以遷轉則先躋膴矣其視悃愊之吏遲速利鈍不啻霄壤彼呫嗶之士習見其敢

跡如彼而榮肥若此以為上官之所喜者巧也仕途之所利者巧也鮮不爭慕而兢效之以故士習日偷身未服官而機械已熟

皇上雖日為之申飭亦何益哉此數者皆馭吏之良圖也然當今之時非獨吏慨法也而馭吏者亦未有能持法夫法不得以資格為臧否而入刺半明經之選一及高等則撫膺而駭矣法不得以雷同為舉劾而登牘至先入之見一出旁議則反唇而詰矣法不得以大小為去留而黃綬嚴三尺之條一及華貫則扼腕而惜矣不獨此也抜

豪舉則徇名重地望則徇勢謂世情則徇屬索瘢垢則徇毀譽乎功名既損則最可爲殿而且一登刻薦終邀集菀之安撫字既勞則下可注上而今一遭譴斥遂抱陸沉之懼無怖乎　朝廷之德意祗在官府文書而不被於赤子之身守令之循良祗在臺使薦牘而不旣於閭閻之下職此故也雖然爲民而置吏則循因民而察吏則精順民而黜陟吏則當此不易之道進諸觀　大詰最重民閭之宿其所推即舉所厭即措故　論吏部曰衆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

也衆人悅之一人惡之未必邪也正人治官事不私其家當公法不私其親邪人反是夫置吏察吏黜陟吏一以民爲斷而民之欲生欲富欲立欲達即吾心可推其所咏歌嗟怨雖千萬里可採風而得故曰易也人有恒言曰憐才曰去甚曰疏壅滯曰存體面曰防反噬曰阜國用是皆不以民爲重而從我起意從羣吏生情從親貴人決舉措幾乎忘其本矣夫才不足宜民而善事上官烏用才量不足容民而含垢忍辱烏用量守不足保民而恬退寂寞烏用守赫赫

天曾使綺語清談浮名厚利者居康功田功之上故天下之官之品千態萬狀其雌黃亦千態萬狀而閭巷小民之德怨隔雲泥而不聞安望道德一而風俗同哉故小臣知重民則廉大臣知重民則法天官必求端於民而銓職乃舉惠與哲固相須以成者也舍民事固別無課吏治之本哉

高京山論曰　國家所以不治者賢否之淆也賢否之所以不得者名實之眩也雖有中主無不願治雖有亂世無不求賢然卒不能得賢而

致治者昧乎名實故也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即後世之選舉也又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即後世之考課也茲唐虞之治所由盛也漢興雖襲秦舊然其舉士之科猶孝廉茂才賢良方正至其任官也而其君猶汲汲於名實之綜核是雖下不告朔而猶有餼羊之存也故三代而下漢治獨爲近古魏晉以來其舉之者以文藝其考之者以簿書以簿書剗文藝之浮靡而破簿書之資格者固已難其人矣如

是而欲求賢才之得國家之治誠孟軻所謂緣木而求魚者乎世之言治者乃諉於無賢而淩於才難之說嗚呼世豈有無賢者哉高帝之所與創漢者亡秦之所擯也太宗之所與造唐者暴隋之所斥也驪山徒隸之眾晉陽召募之士一旦皆起而爲純臣名將孰謂世之果無賢也然使秦隋而知其爲賢則亦何肯擯斥之而資漢唐之用耶其所以擯斥之者束於條格之謬障於毀譽之言而名實之不審也　明興幾二

百年求賢非不至也所立之法非不詳也所行

者名實之眩而賢才之不多得也何以見其然

也今三歲而比士於鄉又會比於　京師所得

蓋千二百餘人此千二百餘人者固掄時之選

而弘化之才也今取其所試之文讀之莫不宗

聖而媲賢崇王而黜伯非五帝之佐不列於議

非三王之輔不纂於籍蕭曹房杜而下率致貶

辭信如所言是　國家三年間得尹說旦奭者

千二百人也而稽度之未熙庶民之未乂內治

之未修外壞之未振者奚以故也則取之者以名而未以實也然猶可諉曰舉之姑以言俟其服官政而後試之[illegible]也則有考課之法焉及觀其所以應之[illegible]者猶如是也外則有郡長考其銓轄而總之以制使內則臺省各考僚屬而領之於考功銓衡者又總覽而酌量之是非不詳也然不公者或徇於愛憎之私不明者或移於毀譽之謬不精者或蔽於簿書之欺不勤者或偪於權貴之撓貪酷而欲薄其罰則藉以才力

之不及剛正而欲害其賢則誣以素行之不謹
以廉舉者以貪敗而不詰舉者之非以能薦者
以罷黜而不劾薦者之罪其甚可惑者則遷秩
之後復以前任而罷之夫果不肖耶胡爲而遷
也果賢耶又胡爲而罷也乖謬若此其何以得
賢才之實而服天下之心乎今薦舉之疏給由
之籍莫不曰廉曰能曰勤敏曰剛正曰慈恕曰
公明其迹莫不昭然有可紀述銓部緣此而進
退是年黜幽而歲登明選是 國家又得尹說

且夫若干人也然而百度之未釐庶民之未乂內政之未修外攘之未振者又奚以故也則考之者以名而未以實也下襲上訛後踵前弊往事已非後憂方永然則天下將何時而治乎令國家猶幸無事耳內外大小之臣率以玄談迂論亂玉淆珠一旦不幸而有事吾懼其可倚而重者必不多也何以知其然也往宸濠作逆一旦而收縛九十餘人此九十人者皆百一而用什一而存者而當時仗節死義則孫許二人而

已耳嗚呼　國家養士數千拔九十人而用之崇之以高官養之以厚祿而盡忠報國止二人焉是亦可痛哭而流涕也已夫當選舉之所遺任用之所棄安知便無如二臣者乎名實之眩而用舍之謬也方今犬羊縱橫疆埸多事頻歲簡將連年用兵而卒無建掃蕩之勲者豈當今之世獨無人乎蓋眩於名實之故耳嗚呼然則天下當何時而可治乎

